

阿麗思中國遊記
丙午
制正
字嶙

沈從文作

阿麗思中國遊記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

實價八角半

版權
所有

著者 沈從文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處

上海

望平街
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阿麗思中國遊記

序		一—十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紳士是怎樣的通信.....	十一—二四
第二章	關於約翰傑喜先生.....	二五—四八
第三章	那一本中國旅行指南.....	四九—六八
第四章	出發的情形.....	六九—八二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八三—一八〇
第六章	他們怎麼樣一次花了三十一塊小費.....	一〇九—一四二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歡迎會.....	一四三—二一四
第八章	他們去拜訪那一隻灰鸚.....	二一五—二五二
第九章	灰鸚的家.....	二五三—二七四
第十章	我一個人先轉來他同姑婆說的.....	二七五—二八〇

後序

我先是很隨便的把這題目捉來。因為我想寫一點類乎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東西給我的妹看，讓她看了好到媽面前去學學。是這樣的無目的的寫下來，所寫的是我所引爲半夢幻似的有趣味的事，只要足以給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煩惱中暫時把憂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種得意的工作了。誰知寫到第四章，回頭來看看，我已把這一隻兔子變成一種中國式的人物了，同時我把阿麗思也寫錯了，對於前一種書一點不相關連，竟似乎是要借這一部名著來標榜我文章，而結果又離得如此很遠很遠，儼然如近來許多人把不拘什麼文章放到一種時行的口號下大喊，根本又是老思想一樣的。這只能認爲我的失敗。

我把到中國來的約翰·儼喜先生寫成一種并不能逗小孩子笑的人物，而阿麗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筆下也失去了不少，這個壞處給我發見時，我幾乎不敢再寫下去。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沈痛情形，融化到一種純天真滑稽裏，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諷刺露骨乃所以成其為淺薄，我是當真想過另外起頭的了。但不寫不成。已經把這頭子作好，就另外走一條路，我也不敢自信會比這個為好。所有心上的非發洩不可的一些東西，又像沒有法子使牠融化到圓軟一點。又想就是這樣辦，也許那個兔子同那個牧師女兒到中國來的所見到的就實在只有這些東西，所以仍然就寫下來了。寫得與前書無關，我只好在此申明一句，這書名算是借重，大致這比之于要一個名人題簽，稍為性質不同吧。

在本書中，思想方面既已無辦法，要救濟這個失敗，若能在文字

的美麗上風趣上好好設法，當然也可以成爲一種大孩子體物。可惜的是這個又歸失敗。蘊藉近于天才，美麗是力；這大致是關乎所謂學力了。我沒有讀過什麼書，不是不求牠好，是求牠也只有這樣成績，我自愧得很。

說到學力，我沒有讀過什麼書，另外我有點話。我沒有讀書，與其說是機會，不如說是興趣罷。我感謝有幾個我很敬佩的年長先生，在我當完義務兵四年以後，到北京獸着下來，有用物質幫助我讀書的，有用精神鼓勵我向學的；在物質方面，也許把錢一用我就忘記到腦背後去了，在精神方面呢，我却是能很好的把這教訓保留下來：可是我小時候生活太過於散漫，我自己看我自己，卽或是頭腦極其健康，我已經成爲特別懶于在學問上走路的一個人了。鞭策也不成。生活的鞭策就非常有力，然而我仍就是無用。要我在一件事上生五十種

聯想，我辦得到這個事，並不以為難。若是要我把一句書念五十遍，到稍過一時，我就忘掉了。爲這個我自己也很窘。生活的痛苦，不是不切身，經過窮，挨餓求人也總有過五十次，然而得了錢又花，我就從不能爲明天的事打算過一次。所有的難處，又不是便能全不記到，縱然明白也不能守着某一目的活下來——在這一件事上我却又很樂于尋找另外五十個目的。脾氣是這樣鑄定，這怪誰？因這脾氣的難改，願意瞭解我而終于因接近有限，仍然誤解了我對我失望的，長輩是人，朋友也有人。我可是爲這個苦得很。我想我可以自己來自白一下。所謂瞭解當然不是自白便可以達到的一件事，不過我仍然希望用各樣言語使別人多明白我一點。

我自己，認爲我自己是頂平凡的人的。在一種舊觀念下我還可斷定我是一個壞人，這壞處是在不承認一切富人專有的「道德仁義」。

在新的觀念下看我，我也不會是好入，因為我對一切太冷靜，不能隨到別人發狂。但我并不缺少一個人的特有趣味，也并不缺少那平凡人的個性美處。真明白我覺得我是無用的人，不與我往來，那不算甚麼。真以為我還有些可愛地方，把我看成頂親密的弟兄，我也知道怎樣去同人要好，把全心給他好。若是并不知道我的可愛處，因別一件事生出一種誤解的友誼，在另一時又因另一事生出失望；——這「愛」與「憎」都很苦了我。「憎」實基于「愛」，這在我是有一種正確邏輯；我憎我自己時是非常愛我自己的。我憎我自己的錯誤行為，就比一切人不歡喜我的總分量還多。但是，一種錯誤的輕微，從別個人的臉嘴上，言語上，行為上，要我來領受，我領受這個像是太多了點了！使我生到這世界上感到淒涼的，不是窮、不是沒有女人愛我、是這個誤解的輕視。除了幾個家裏的人外，再除了幾個頂接近的

朋友，其餘許多的名爲相熟的人，就沒有一個說是真能由精神的美質上覺到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愛不是我分內所有的愛，憎也不是我分內所有的憎，我是就那魔在這冤罔中過活！自然這冤罔是人類極普遍的一種事，不去追究牠，則自然就胡胡塗塗過去了。不幸是我又做不到。想懵懂過了，學懵懂過了，然而結果我見我另一種求協安人生方面的意志，慘敗于一樣小小事的推究下，只作成了痛心人生是可憐的機會。我像是生來就只有爲人輕視的機會的一個人，而誤解的愛憎又把我困著，使我無機會作一個較清靜的人。我不明白爲甚麼我生下地來，凡一個人應有的一分驕傲與誇張福氣，到我身上却找不出！到認識明白我所活的只是給這樣所謂同伴誤愛誤憎，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條從幻想中達到人與美與愛的接觸的路，能使我到這世界上有氣力寂寞的活下來，真沒有別的什麼了。已覺得實在生活中間感到人與人精神

相通的無望，又不能矯虎的活，又不能絕決的死，只從自己頭腦中建築一種世界，委托文字來保留，期待那另一時代心與心的溝通，倘若未免自認人生的胡塗是可憐，這超乎實生活的期待，也只有覺得愈見其可憐吧。

就是作文章，又有誰個能夠明白我這人一絲一毫？因為是單覺到把這世界放到一個人的思想上也認為生是可戀，為維持這思想體魄的活力，把作成文章的賣到可以掣錢的地方，沒有錢，文章作成也不犯，我是平素又為許多人認為「文丐」之類的。到最近且得到一種警告，說像這樣子也有殺頭的機會，只要是什麼人一得志就要免不了。以我這素不知所謂派別黨系的人，且得到這種警告，也就可知中國人故意把文學與政治與情感牽混在一塊的意氣排壇可笑可怕！說是殺，也許是說來玩玩吧。至于誤解了我，把我加上「文丐」名字，為出之

于不相識的勉強說來是同道的入口中，這說話的動機又不外乎想把自己抬高爲純藝術家，這算不得一回什麼事，所以我是但願在這一輩藝術家市僧口中，永遠維持到他的輕饒，助成他一種神清氣爽機會的。但是因此一來又有幾個朋友不以爲我是專在報酬上計較的人？索性是這樣也好。我還來附說一句，這本書，通計我寫來花了整十天功夫，這日子的說明沒有要人誇說我是什麼天才的野心，倒只是懷著說出以後買我這書的老板因爲所花時間短促就出低價的懼心；——文丐實在是免不了此。若有人正想從這方面、那方面、行爲上、言語上、找出我是一個足以寄托他的鄙薄的人，那是前面的一句話又實在是一種頂好證據了。

在這本我承認失敗的創作上，我要介紹給其他願意看我的文章的朋友們，是這個算我初寫的一個長篇。這個長篇的試作，也許仍然可

以說是值得一讀的吧。

從文在上海之善鐘里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紳士是怎樣的通信

阿麗思小姐，自從游歷奇境回家後，還是念到那很有禮貌的兔子。在她姑母格格佛依絲太太所給她的一本聖經上，她會這樣的寫了一行字；——

朋友：我願意到中國去看看，請你引導我一下，這是你高興的事吧。

把這給兔子的信寫在聖經的最末一頁白紙上，是因為忘了那兔子的通信地址，而阿麗思小姐的父親，又告過她說是上帝對小孩子的邀求從不曾拒絕過一次的原故，才偷偷悄悄請神為寫這封信給兔先生

的。她還在信尾上簽了自己受洗時的教名，好使神知道是她的請求。

一禮拜了，全無回信。每每在晚間上床以後，私下不讓其他姊妹知道，她把那一本小冊子重新的一頁一頁的翻看，想從這書中發現神給寫回的信息。都沒有。都沒有，那就是自己的信寫得含糊，神派人找那行踪不定的兔子找不着了，于是她又來在那信前面注上那兔子的服裝臉貌像在廣告上尋親戚一樣，寫得非常子詳細明白，她算定，這一來，在兩天以後總有消息了。因為她相信爸爸不扯謊，爸爸在另一時固曾說過上帝也從不誣人，既是那麼一個正直有權的人，委托他辦這一點小事，當然也并不算麻煩。

時間是在耶穌誕日過後約二十天，阿麗思小姐在早晚禱告時的誠實，遠非她的妹妹所能及。因為是聽到過姑母說故事時說過，在聖誕後四五個禮拜，便是中國人過年的時候，是中國大人小孩頂有趣的時候。

候，要游中國也以這個節爲最好。且這小姑娘老記着中國人作揖碰頭的風俗，担心一過了年就不能見到了。

在另一方的我們，實在也願意上帝差派的傳達副爺早早找到那大耳朵朋友。我們是知道在中國這個時候，國境南部正在革命，凡是一個革命的政府成立時節，總是先就要極力來剷除一切習慣的。一切的不好制度在一種新局面下都不能存在了，一些很怪的風俗也因此要消滅了，還有一切人全是成了新時代的人，新時代的人則大概同歐州人一個模樣，穿的衣服是毛呢製的，硬領子雪白，走路腰肩不鈎，說話干脆：再沒有戴小瓜皮帽子的紳士了，再沒有害癆病的美人了，再沒有一切東方色彩了，那縱到中國去玩一年兩年，也很少趣味。可是兔子近來很忙。

信是接到一個禮拜了，兩個禮拜了，想回信，少空。因爲兔子本